

美術叢書

四集第九輯四冊



376658

錄和 13.8.2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衍極卷之四

莆田鄭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古學篇

前 執筆貴圓握管不可不直直則方字貴方得勢不可轉轉則圓篆圓

也圓其用而方其體隸方也外雖方而內實圓一方一圓交其效法天

地之道乎至於點畫之際縱經橫緯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故左氏因

亥有二首六身而得筆法可謂善體物者矣夾漈曰六書起一成文衡

爲一從爲丨音衰邪丨爲丿反房心反丿爲㇇反分勿至㇇而窮折一爲丁及音

反丁爲厂可旱轉厂爲乚音隱反乚爲丿了居月反至丿而窮折一爲丁者

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爲人

即人字也又音入山音縣

轉人爲V

側反

側V爲<

映音

反<爲>

泉音

至>而窮一再折爲口

五犯

轉口爲口

口反

側口爲匚

方音

反匚爲口

播音

至口而窮引一而繞合之方則爲口

音

圓則爲○

音

至○

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

音

與一偶一能生一不能生以不可屈

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一然一與一偶一能生而一不能生天地之道陰

陽之理也篆通而隸僻故有左無右有自

今作

無障

音

於篆則左向

右爲左右向左爲右獨向爲自相向爲障篆明而隸晦故有王無玉有

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爲玉中一居中爲玉中一直爲朱中一不直

爲未篆巧而隸拙故有口

音

無口上加一爲主加一爲山篆縱而隸拘

故有刀無匕有禾無禾

音

於篆體向左爲刀向右爲匕首向左爲禾向

右爲禾然則篆之於隸猶筮之於龜

紫眞授羲之其似乎

紫眞白雲先生也羲之曰天台紫眞謂余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通道同混元之理陽氣明而華壁立陰氣大而風神生力圓則潤勢弱則澀緊則勁逸則俊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向迎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靖

或曰梁武帝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胤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蹟可尋獻之則未至也

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此梁武帝之公論也庾肩吾曰探妙測微盡形得勢疑神化之所爲唯張有道鍾元常王

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張懷瓘曰獻之極細真書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克直而寡態惟行草之間逸氣過之然諸禮多劣右軍總而言之伯仲差耳黃魯直曰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同論者多不爲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吁子敬之言過矣原其所由蓋有爲之先者子敬學於逸少逸少學於鍾張逸少嘗曰吾書比鍾繇書抗行比張芝猶鴈行乃託以受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以鼠鬚筆言訖而隱之說讀者不能無疑子敬又言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經右手執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

姓字復何游處筆法奚施答曰吾家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邪聖人以神道設教不若是之欺誕也陶弘景曰比世皆尙子敬不復知有元帝於逸少亦所排異嗚呼是豈易與俗人言哉然逸少又有言曰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殊不足在去此二賢僕當次之逸少嘗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更別題私爲不忝羲之還見之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迺心服蓋至是則人心之不能泯者始昭然矣

羲之曰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跡隱端而分起伏諸用

王羲之筆勢圖曰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相筆或偃或仰或欹或表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似鶻頭或似散隸

或似八分或似蟲食葉或如水汾沕或如壯士利劍或似婦人纖麗先
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汪洋詳雅起發密齊疎闊相間每作點必須懸
手作之或作波抑而復曳作一字皆須作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
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剛鐵釣或上尖如稗稿或下
細如鍼芒或側轉點發如鳥飛或稜側如流水作一字橫豎相向滿一
行直有媚態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尖筆如落鋒勢無毫如尖
筆勢意况生舉爽爽若神爲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
勿使相同書虛紙用強筆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必須
正靜思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欲急故
須遲何也心是鋒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

何者是急如鳥字下一點點須急橫直卽須遲故鳥之脚大須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欲得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直筆急牽急裏此但暫視此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若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也

又題衛氏筆陳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草書象篆隸八分相雜斯言旨哉衛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鑒又刪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

李斯曰夫書之微妙與道合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聞矣自尙方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斯刪其繁者取其合理參爲小篆凡書非但裏結終藉筆力路逕豪恬造筆經猶自簡略斯更修改望益於

用用筆之法先急迴後疾下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遊魚
得水舞筆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見矣衛氏名
鑠字茂猗晉廷尉展之女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充之
母善正行書撰筆陣圖曰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
銀鈎昔李丞相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尙書入鴻都觀碣
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
古緣情棄道纔救姓名或學不該瞻聞見又寡致使功用不就虛費精
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
其形容列事如左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
修五寸鋒齊腰强者硯取焦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輝墨者墨取廬山

松煙代郡鹿膠十年已上強之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
後靜攄意思揮衿作之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去
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芟浪屈曲皆須教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初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
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爲筋書多肉微骨爲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
力豐肉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無其實有形
形如高鋒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一如陸斷犀象之牙一如百鈞弩發
一如萬歲枯籐一如崩浪雷奔一如勁弩筋節用筆有七種有心急而
執法緩者有心緩而執法急者執筆近頭不能遠者心手不齊意後筆
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滿如篆

法飄蕩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
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則斯道妙矣
羲之題其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硯水也城池也
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裨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
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
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
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鍾
繇弟子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卽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
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常隕鋒而爲之作橫畫如列陣之排雲作一戈如
百鈞弩發作屈折如剛鐵鈎每一牽如萬歲枯籐翼先來書惡晉太康

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學名遂大振欲眞書行
書依此法若學草書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蟲蛇相鈎連不斷仍
須稜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
總竟然後安點須空中遙擲筆作其草書亦須象篆八分古隸相雜亦
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則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
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
波謂之隼尾波卽鍾公太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已有此禮夫書先須
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光發羲之少學衛
夫人書及後渡江北游名山遂於衆碑學習焉八永八法也見書要注
張懷瓘十法其成頌之緒倫乎

張懷瓘唐人善正行書爲翰林供奉右率府兵曹參軍撰書斷書估評
書法藥石論及六體論等篇又撰用筆十法一曰偃仰向背二曰陰陽
相應三曰鱗羽參差四曰峯巒起伏五曰眞草偏枯六曰邪正失則七
曰遲澀飛動八曰射空玲瓏九曰尺寸規度十曰隨字變轉心成頌隋
釋智果作頌曰迴轉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間合間開隔
仰隔覆迴互留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疎當補續分若抵背合如並目
孤單必大重並仍促以側映袞以袞附曲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
視聯行妙在相承起伏

翰林禁經發諸家筆意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論用筆法禁經唐太宗集王羲之虞世南諸人等

三十餘家法論撰成三卷上論用筆中論異勢下論裏結其言極多禁
敕不行號曰禁經敍曰夫工書須從師授必先識勢乃可加功功勢既
明則務於遲澀遲澀知矣無繫拘跼拘跼既亡求諸態變之者在乎奮
研奮研之理資於狀異狀異之變無溺荒僻荒僻黜矣藉於神彩神彩
之至幾於立微立微則宏逸無方矣設乃一向規模隨其工拙勢以返
覆肥瘦體以疎密齊平放則失之於速留乃失之於遲畏懼生疑否臧
不決運用迷於筆前震動惑于手下若此欲造於立微則未之有也
背拋引薑毒法趨戈曰清潤遲澀而左顧善於形容矣

翰林密論背拋法曰蹲鋒緊掠徐擲之速則失勢遲則緩怯臨池訣曰
此鍾法稍涉八分薑毒法引過其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趨之不欲出須

○ 五七
暗收使其如負芒刺則佳背趨法曰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趨之又潛鋒暗勒盡然後趨之右軍背趨戈云上則撫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又永禪師澀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衄鋒潛出此名禿出法唐文皇云爲戈必清潤貴遲澀而左顧是也

邊衫衄

女六反
又音肉

及其肉

魚厥反

闇築未善也

衫法曰上平點中啄下衄仄闇築法曰馭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闇築肉其字內兩點用之皆非也蓋邊衫下不可以衄仄而其肉則常用潛

虛半腹法也如說字義則有肉

女六反

字從人者亦不用暗築法也

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

蕭何作未央宮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用秃筆書
時謂之蕭籀又題龍虎二闕韋誕青龍中題三都宮觀榜額自謂能逞
徑丈之勢方寸干言也明帝時凌雲臺成亦令誕題署
或問廣成子應候僧一行釋微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法乎曰法則
法矣然衆忌諱適足以累法

題署之法弊於唐使人多忌諱其言蓋出於陰陽家者流世有廣成子
集陰陽應候法纂異記感應章一行禪師釋微集燕卿大師字旨明簡
集葛仙翁勒字法應神集音義章白雲先生筆論玄鑑諸書極言題署
之法點畫分毫來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陰陽象之以五行法之以六神
使術者能察人平生禍福屋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占其喜怒休

咎之祥年月遠近之應可攷而知且謂虞世南筆首大尾小犯前九惡
二歐之筆楷下不朝柳公權筆瘦如鶴脰周越筆勢如龍病在沙不得
隋侯之藥此五者名重當時其法不應陰陽氣候神氣不全槩然如死
李邕之體出於彼而達於此矣愚按廣成子莊周載其當黃帝之世居
崆峒一千二百年是時陰陽家未出也葛仙翁生於晉朝忌諱雖多而
題署未有此病唐一行以數學名家字書非其所長然則其僧簡定之
流所託爲可知矣簡定燕卿名也

眞卿之劍池陽冰之講臺祠宇等作縱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
乎

顏魯公書虎邱劍池李監書孫公講臺在蘇州虎邱寺又篆處州仙都

山黃帝祠字字其上刻丹陽葛蒙勒石乃顏真卿楷書也又篆越州大禹之廟字並曠世絕作

陳旅之記能待論矣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撰題署書記略曰往而不返者世道之既變也易知而不知者人情之異尙也傳曰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三歎者三人從歎之耳夫三代之隆先王禮樂之教著於人心而大樂必易夫人可知也然而人情異尙雖聖人不能使之知其至易世道既變雖聖人不能返其必往此好古君子往往於故城廢隧破碑斷礎觀古人之陳迹歔歔而不能去也余外大父趙大蓬曰易有眞河圖著見於事物如六書之爲學最可以觀理今其書雖存得其理者鮮矣至漢魏以來題署

字法今人都更不講况欲識無懷氏之古封乎閩中風俗以正月六日
游烏石山寺公指寺額語余曰是古題署法書也昔宦遊吳楚間多見
之古時人人知有是法王公貴人有所建立不能書不書必求能書雖
微賤必書紹興後無論能否官大卽書一時迎合爭乞新題易舊榜於
今存者十之一耳彼見古體波磔漸收形勢似拙曰而何其態之拘拘
也曷不爲我之騁乎詎知字有古法而騁於法固甚巧也拙則軼失矣
其法與鐘王小字異而實同後人小字變形存神是尙可取至於大字
形不逮神雖好不取也米南宮黃太史輩非不爽峭可喜直可施之亭
樹宴遊處唐以來惟顏太師大小字俱雄秀合法然論題署李北海爲

最云

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褚數公差優乎

問北海善題額

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狎相參後復傀

反五又

五罪 異百出邕作侑也

李邕字泰和唐揚州江都人爲御史中丞汲郡北海太守善題署碑額人奉金帛取其文以鉅萬計初行草之書自魏晉以來惟用簡札至銘刻必正書之故鍾繇正書謂之銘石虞褚諸公守而勿失至邕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自矜其能銘石悉以行狎書之而後世多效尤矣

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於勁利伯施過於純熟登善少開闔之勢柳誠懸其游張顏之柎奧乎徐李沈宋諸家殆闔

反五禁

其藩落者乎

歐陽信本虞伯施褚登善見書要注柳誠懸名公權唐文宗以爲翰林侍書學士張伯高顏清臣見至樸徐浩見書要李邕見上注沈傳師字子言官至吏部侍郎宋儋字藏諸爲校書郎皆唐人善楷隸行草

韓擇木韓秀實李莒李儉綽有古意

韓擇木昌黎人官至散騎常侍韓秀實爲韓翰林莒儉皆仕唐善楷隸
八分

太白得無法之法子美以意行之

太白姓李名白一字長庚爲翰林供奉子美姓杜名甫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善楷隸行草

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負抱而有永興公之餘韻

虞世南也

議者以退之爲極疎厲

問韓字失麤魯

曰彼蓋不知九方歎

因音

之相馬也

昌黎姓韓名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諡曰文按林蘊撥鐙敍曰蘊咸

通末爲州刑掾時盧公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海內知名蘊

竊慕字學因師於盧公子弟安期公授以撥鐙法曰推拖撚拽是也盧

曰中自言昔受教於韓吏部云子厚姓柳名宗元官至禮部員外郎柳州刺

史嘗作筆精賦略曰勒不貴臥仄常患平弩過直而力敗趨常存而勢

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蒼皇而疾罨磔趨趨以開撐

黃魯直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式有古人筆意

問少師書

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凝式字景度五代人官至太子少師以心疾致仕時人以楊風呼之善

行草

請問宋之名家曰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子瞻之才
瞻米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道則未也

忠懿名弘俶字文德吳越國王善行草宋太宗評之入神品祁公名衍
字世昌官至僕射謚正獻數與蔡忠惠論書草法秀勁似晉宋間人才
翁名舜元梓州人官至轉運使倩仲名舜欽一字子美才翁弟也官至

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行草傑出而子美少劣於才翁子瞻名軾眉州人官至端明翰林侍讀學士謚文忠元章名芾吳人官至禮部員外郎行草超詣大抵言此數家多能於行草而略於楷隸也

若夫魯直之壞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而有長史之遺法然其眞行多得於瘞鶴

黃魯直名庭堅豫章人官至吏部員外郎善行草自謂得江山之助嘗曰草書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糺遂號爲草書不知與蚪斗篆籀同法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予三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余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來夔

蒲北反

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羣丁撥棹

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軼
絕塵安能得其髣髴劉濤溫陵人以草書名世時稱爲草聖翁真行謂
真帶行也瘞鶴見書要注

問周樾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法何吳說張孝祥范成大法乎

問范等

曰此而法天下無法矣然則張卽之諸人其彌降乎

問張卽之以來書道盡壞

曰吁磔裂塗地矣

周越字子發李時雍字致堯鍾離景伯字公序吳說字傳用張孝祥字

安國范成大字至能張卽之字溫夫皆仕宋顯宦以能書稱

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傀見於顏眉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過之也

蔡京字元長興化人官至太師魯國公卞字元度京弟也官至樞密皆宋之姦臣書字如其爲人

曰張卽之陳讜之書一時藉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迨今書豕尙祖餘習

問張陳書

曰速勿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庸其靈矣然則其自知邪

問能自知其非

曰知則不爲也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陳讜字正仲興化人官至尙書

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矣

蘇子瞻曰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極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瓌

公同反

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

仙然抱樸稱皇寫爲書聖陶真逸有頑仙之論

呂岩字洞賓鍾離權呂之師也抱樸子名洪字稚川姓葛氏晉丹陽句

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

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爲葛仙翁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行至

廣州乃止羅浮山鍊丹積年著述不輟刻期而逝嘗注書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皇甫寫字休明吳廣陵江都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善小篆八分行草抱樸子云書聖者皇甫寫陶真逸名弘景字通明南朝秣陵人年四五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見葛洪仙便有養生之志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草隸號華陽隱君年八十五剋日屍解而逝梁武帝贈太中大夫諡貞白先生嘗從武帝借名帖論辨往復有啓曰昔患無書可看願作主書史晚愛楷隸又羨掌典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爲得作才鬼猶勝頑仙

或問懷素草書鄰於長史君謨有奴僕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

歲之信豪傑起相知於異世之下齟

七角反又
初留反

然若合符節未達

或人未解

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邈焉寡儔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耳然則高閒亞棲之流歟

問二僧比懷素

曰二僧跚

蘇子反若後矣

蔡君謨曰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直有奴僕之態况他人所可擬議按懷素帖云張長史書法獨步當世惟洛下顏尚書得之零陵懷素近得尚書札翰大有開發又云李靖用兵淳風天文張旭草書有唐之三絕也其尊慕若此高閒上人能草每欲學爲張

東坡長史亞棲洛陽人嘗對御草書兩賜紫袍自云凡書通卽變若執法不
曰變號爲書奴又有沙門貫休者蘭谿人工草隸南土比之懷素成中令
問其筆法休曰此事當登壇而授安可草草而言成銜之遞於黔中因
以病鶴詩見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此皆唐僧能書
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

程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諡純公河南人嘗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
字好只此是學故朱子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
王字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于中而溢乎外也

元晦名熹號晦庵先生諡文公新安人善評諸家書謂蔡忠惠以前皆

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自歆羨放縱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王子文書感興其幾矣

子文名野婺州金華人鄭回谿之外孫復取鄭之孫女官至端明僉書樞密院從眞西山魏鶴山講學尤善楷隸行草嘗書朱文公感興詩於玉麟堂刻石城山書房時稱爲二妙其書有齊梁風骨

書學何所止曰物

莫物反

身而已矣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酣身益乎

問旭

曰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去之五百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

韓退之送高閒上人敘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至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而躋其調吏切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間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衍極卷之四終

之欲其有狀之亦謂不將其心而逐其根夫良其猶賦出

其高其始賦之者變惟其與轉不可歸以曲其良而含於用个間

日民與其與年及雷響而漸其與天變其變其變其變其變其變

惟其亦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賦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衍極卷之五

莆田鄭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天五篇

天地之數合于五皇極之道中于五四時之用成于五六書之變極于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

天地之數闡于河圖皇極之道明於洛書歲功成而四時行人文興而六書顯雖因革有常變化無盡其數莫逃乎五也按易繇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此天地之數合於五也洪範曰天迺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斁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
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皇極之道中于五也月令敍
曆古 春夏中央秋冬此四時之用成于五也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
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此六書之變極于五也
隸之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

有八卦而後有六書有六書而後有六經六經由六書而傳者也傳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夫書契之始莫先乎古
文其次籀書其次篆書最後隸書極矣六經者聖人之語言也古文者

聖人之面貌也孔子書六經皆用古文籀書作於周宣王之時猶不純用况末造之篆隸乎籀之制字比古文爲多以篆方籀則篆簡矣秦人轉病其難又損而爲隸其日趨於簡陋乎然此蓋法令之書非六經之文也漢興制作未見稱用隸法之盛自賈魴始至蔡邕八分石經而篆籀寢微矣蓋古文六經厄於秦火至唐惟衛宏古文尙書獨存天寶間又詔改從今文而古文尙書亦廢矣愚嘗論古文書猶古之禮樂也禮樂不興則古書不復其勢然也

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爲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爲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

歐陽永叔曰石鼓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

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然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按三家石鼓歌韋曰周文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巧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指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鑿石作鼓墮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譔刻留山阿蘇曰憶昔周宣歌鴻鷹當時籀史變科斗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耆何人作頌此嵩高萬古斯文齊岫嶺鄭夾漈曰石鼓十篇大抵爲漁狩而作周

宣王時則籀書所始宣王之前皆古文也籀文與古文則刀書故銳秦篆則漆書故剋石鼓之文其端皆剋且石鼓文之爲秦篆者字字可曉惜乎漫滅惟一鼓有全篇也其間有難明者如毆爲也丞爲丞讀如之

類是也毆出秦斤丞出秦權目可見矣又曰石鼓大抵用秦篆其間亦

有古文者何哉曰秦篆本於籀籀本於古文其母則同但加減移易有異者石鼓固秦文知爲秦何代之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其

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文卽惠文之後

始皇之前所作韋應物唐蘇州刺史歐陽永叔名修宋吉州永豐人官

至參政諡文忠公嘗集錄前代碑刻撮其大要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

謬者有集古跋凡二百九十六篇

然則筆曷始乎

問始造筆

曰尙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于太常非筆何紀

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所謂十二章也上六者繪之
於衣下六者繡之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周制則以日月星辰畫
於旗龍山華蟲火宗彝繪於衣藻粉黼黻繡於裳周書曰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又周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
常夫畫於旗書於裳繪於衣既不可以刀書而施五采作會又難以竹
聿行漆意者三代以前已有筆墨與刀書竹漆並行蓋刀漆於竹木而

筆墨用於絹帛詩云彤管有煒則非竹聿之筆矣又疑古人精於制物
墨與漆相類後世不知以爲漆爾李廷珪之墨用以漆柱則古人之墨
如漆可知今西域人以金絲礬等藥熬水濡以絹帛盛以小缶用竹聿
飲而橫書之則竹聿亦可以行墨

蘇望歐陽棐以三體爲漢石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之諒也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
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蘇望日後漢熹平
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讎定命蔡邕書古文篆
籀三體鐫石立于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
氏傳榻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

題曰石經遺字歐陽棐集古目錄亦載以爲漢石經慶歷中夏文莊公
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
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趙德夫曰漢石經遺字
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
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蕪沒之餘
摩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
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詔諸儒正五
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正定六經文字而章懷太子
注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又有詩
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

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傳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洪景伯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酈氏水經云漢立石碑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二字石經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宮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

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有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愚謂趙德夫洪景伯之言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莫能辨其三體爲誰書也今按元魏江式論書表有云魏初陳留邯鄲淳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之語最爲明白而二公略不及此故特表而出之歐陽棐修子也官右司諫著集古目錄十卷趙德夫名明誠密州諸城人宋相挺之之子也著金石錄三十卷紹興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洪景伯名适饒州鄱陽人官至右僕射諡文惠公有隸釋隸譜隸圖隸韻等書共二十七卷又隸續十卷行於世

或曰古書籀隸其渝渝乎久矣而何言之魯耶

魯古嶽反明也

曰吾聞達於理者古

今不能鬲

反古核

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闕

反兵嫻

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

乎

下以問用筆

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

夫善問隸楷

曰問

下去聲下同

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

不道問人

曰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問行草曰篆多禊敍間以分側有石

書之遺意焉

然則石書卽石經

然則執筆而異乎

問執筆

曰夫執筆者法書之機鍵也近世善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玉尺也

晉田父掘地得古玉尺

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

八體八法也

寸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嗚呼師法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法之所以不傳也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

古文籀隸同源而殊流篆直分側用二而理一自其殊者而觀之則古文而籀籀而隸若不可以相入自其一者而觀之則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昔有善小篆者映日視之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心雖屈折處亦無有偏側

者蓋用筆直下則鋒嘗在畫中故其勢瘦而長此徐鉉所謂融古火反匾

法也章友直自言得李陽冰筆意每執筆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繩皆直筆之用也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大抵筆直則圓圓故長長必瘦側筆則匾匾故方方必肥瘦硬易寫肥勁難工直筆難於肥側筆難於瘦其要在變而通之若夫執筆則不可不直也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側法然隸書間用直筆者有之矣未

有古文籀篆而用側筆者也隸出于篆而分又隸之變也故間出顏柳
隸之篆歐褚隸之分蘭亭多用篆法至于曲字之類則間用側筆米元
章評褚臨蘭亭曰曲字益彰于楷側者是也故善觀蘭亭者知隸草之
變矣其要妙在執筆善執筆則直側一以貫之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天
下無全書矣臨池法曰用筆之法以大指擗中指斂第二指抽名指令
掌心虛如握卵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須用大指初節外置筆令轉
動自在皆不過雙包自然指實掌虛矣夫小字及寸必須實按其腕而
用在掌指自寸以往則勢局矣遂有覆腕懸腕運肘運臂之作至於頰
仰步武之間隨宜制變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故有常法焉有變法焉常
經也變權也審於反經合經之權則知變矣

或曰絳州潘氏蒐撫奇墨祕楮昉

甫往反

於倉頡訖於宋初其雅博乎曰淳化

間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楊工用精嘉大觀絳潭猶有似人之喜戲魚

黔江鼎豐

禮音

無慮數十有亡不足計也

宋太宗留意翰墨遣使天下購募歷代名蹟淳化中迺出御府所藏侍

書王著臨揚以棗木鏤刻藏於禁中釐爲十卷各於卷末篆題淳化三

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以一

本其後不賜故尤爲難得仁宗時又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

卷尾無篆書題字近世相傳以爲二王府帖者謬也按黃魯直曰禁中

版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從

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

木橫列紋時有皺敲失字處士大夫不能盡別也親賢宅魏王卽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或云卽御府所藏舊刻未知是否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簿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版上隱然爲銀錠樣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少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凡標題皆蔡京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廿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尙書郎潘師旦

以官帖摹刻於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轉失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敍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校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紙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迺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迺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無字號及段眼數目第二卷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內多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卻在空處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

紋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
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
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云後避金主亮諱但庾亮帖內亮字皆去右
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
鎮彭州資州本泉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歷中劉丞
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刻于石置之郡齋增入霜
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帖本差不同逐卷
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歷五年季夏慧照太師希白摹勒第二卷慶
歷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摹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

仲冬日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摹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歷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摹勒字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風筆惻感之語不成文蓋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雨所勸云云今至風字止卻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雨所勸以下十九字在發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朱文公譏其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居後行之顛極爲可笑如黃魯直評釋二卷內紉惜書第三帖當字兩分是也帖字屢經臨摹固已失真如淳化等帖有劉次莊石蒼舒釋文雖未盡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等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乃悉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咒矣潭帖之

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卽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刻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常以里中子弟不能書其將兵於長沙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版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帖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也

汪季路之辨審矣

季路名達衢州人父應辰字聖錫年十八南渡初廷對第一俱官至端
明殿學士時稱爲大小端明鄭回谿娶大端明玉山之女其子肯亭復
爲小端明之壻汪氏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二千卷玉山多
爲跋尾朱元晦嘗題其跋後曰事有實蹟語無浮辭有德者之言蓋如
此後學所當取法也季路著淳化閣帖辨記其十卷版刻行數極爲詳
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後木版多
行差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
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
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某本或用高價得某本皆非眞眞者字畫
豐穠有神彩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凡淳化

間所賜御書諭言等帖皆用此墨不可以僞予始得汪端明季路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校晚使江左忽有示此帖十卷昔李瑋駙馬故物也後有朱印云李瑋圖籍上賜家傳子孫有德保無窮年十卷之末皆有此印用二千楮得之其秋被召爲少蓬始呼匠裝飾大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昔山谷嘗歎無萬錢致一本時幣重物輕一可當十彼時已直百千今安得不愈貴重然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它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東本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汪氏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裱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少或寡而不肯剪裁湊合者欲存舊帖

之真面目四也

曰營咨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琛乎

曰營問虞歐二碑唐武德九年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字德倫爲表聖侯
重修孔子廟虞世南撰文并書相王旦題額黃魯直曰今世有好書癖
者營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營則
果然後求觀之乃是未剗去大周字時墨本與張福夷家碑其中缺字
字亦略相類惟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爲異耳又碑末長安三
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
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揚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
宅鐫字今福夷無大費雖無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趙德夫

曰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題云相王旦書額者舊碑無額
武后時立者誤也睿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
得唐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唐右庶子
李伯樂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碑在洛陽劉潛夫名克莊宋興化人家
後村因以自號官至尙書諡文定其友人陳景昇遺以歐書邕禪師塔
銘闕後三行十年始爲補足喜而作詩曰端平曾歎闕三行淳祐重來
爲補亡收拾一碑勞十載此生凡事不須忙

曰鴻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

見前注

黃初闕里記詞翰爾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銷蝕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

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謨隸纂其憂思深矣

黃初闕里記曹植文梁鵠書按魏志以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
聖侯令魯郡修舊廟置吏卒今以碑考之迺黃初元年又詔語時時亦
異當以碑爲正蓋不惟詞翰之妙又可以正史學之失惜乎碑刻之有
限也何君閣道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也漢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在
蜀邛棘道中近出於世爲東漢隸書之冠夏淳于碑漢建寧三年北海
淳于長夏承碑也在今洛州宋元祐間因治河堤于土中得之刻畫如
新奇古渾厚鄭回谿所謂篆體八分者蔡君謨嘗以漢碑刻畫完好者
纂而爲十四卷實慮古書之磨滅也

魏晉相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阮諸人神氣浸殊體式未散歷隋

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嗚呼媮風並起其末造之孱土山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精神猶參錯于元化之間乎

隸古者先秦之文也鍾王首變新奇何謂善學古隸曰今之書猶古之書也後之人守鍾王不變則其庶幾矣惜乎唐之專門各相抵牾自爲格體是以開後來之傀瑣也籀文而上吾無間然斯邈作而趨簡變便魏晉而後復行今隸疑若隸古亦廢殊不知其所損益者特制度文爲之末爾若夫執筆之妙書道之立則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邕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故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庾謝蕭阮守法而法存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降而爲黃米諸公之放蕩持法外之意周吳輩則慢法矣下而至於卽之之徒怪誕百出書壞極矣夫

書心畫也有諸中必形諸外甚矣教學之不明也久矣人心之所養者不厚其發于外者從可知也是以立言之士不能無媮風辱民之歎然中間賴有作者如張顏李蔡數公憤然獨悟一洗敝習幹回古意而績書之脈安知後來不有張顏輩間出此所謂豪傑復起相知於異世之下齟然若合符節此精神所以參錯於元化之間也庾謝蕭阮諸人謂庾亮庾翼庾冰庾準謝安謝萬謝靈運蕭思誥蕭子雲阮研等也並南朝人又若晉之諸賢宋之羊薄孔張齊王僧虔梁陶弘景陳顧野王輩能書者多不可勝舉在學者精求當自知之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陽冰獨神會之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苴粗乎諸子之窮高極微長於詞說知本者厭其言

求于書不若得于言得于言不若會于意若二子可謂能以意會於語
言文字之外也徒支離於詞說則末矣吾未見其高且微也

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爲而作也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謂極爲中之至何也言至中則可以爲極天有天之極屋有屋之極皆
指其至中而言之若夫學者之用中則當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義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衍極之爲書亦以其鮮久而
作也嗚呼書道其至矣乎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况書道乎

後敘

莆田鄭君子經著是書論書道之要其有功於斯文非淺淺也龍谿邑令趙君敬叔倡同志爲之鋟梓與學者共之視古人祕筆經而不傳者有間矣泰定元年甲子秋七月望日漳州路儒學教授江應孚書

附尺牘

首二

旅頓首再拜子經聘君先生浯溪解舟之後每憶桐陰下握手絕倒便邈然有山河之隔此情可忍言哉翁仲清去曾寓竿牘之敬至與否不可知也朱二來辱惠書及封至畫像一軸併刻本衍極五卷翻閱再過既喜此書之行世又善趙龍谿之能篤意于斯文然後知著書者之得託以不朽也夫莫難於著書又莫難于行世太玄用心良苦張伯松則以爲鼠坻之與牛場是以

謙齋致疑於首篇者其慮蓋深遠也承示所改已當不必更疑以子經負俗邁往之才能靜沈潛攻苦之學謙齋高明卓越之識可謂一大幸會是書之出必愜滿人意何必遠問愚陋足見執事於衍極不苟如此呂不韋著春秋國中求易一字者與之金竟無能易之者蓋畏之不敢易也不韋非不知人之不敢易也亦欲張皇其書耳僕非畏執事也執事非張皇其書也有所闕漏不敢不告畫像贊曰邁往之氣軼塵之姿收以桀度幅巾深衣衍極之書妙契心畫凝沖葆光曰有天得且未敢題上附此呈似左右可否惟命例書及史書寄去湯文魯相借鈔已囑仲沈趣鈔者矣孫師屢詢起居來春金臺之約不容爽茲因小僕行敬此拜問伏乞台照更冀善加葆衛以副徵擢不

具陳旅頓首再拜

謬作留侯贊韜光銘謾往一通幸爲斤正圖經後當納還秋江信道附
此申意便中幸無金玉爾音旅又拜

惟誠頓首奉記子經高隱先生足下惟誠自幼學書及見趙公鮮于運筆而
未聞書法後於殘編斷簡略窺古人遺教而亦未聞全體之妙前年獲見先
生衍極書胸中始覺判然有得雖常望見丰采時在巡按規檢方嚴未遂晤
語不意舊臘竟得造門請益方快宿昔之愿利祿奪人匆匆告別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到此人情乖異故且濡滯非不能也不爲也猶子後至領讀手帖
服膺拳拳爲貺多矣賤蹤復壁當別具書辰下惟冀珍攝以副蒲輪不備元
夕前三日孟惟誠頓首

終

...

...

...

...

...

...

...

...

...

...

...

序

魯通甫孝廉以所作王右軍年譜見示而乞爲之序余細閱之其生卒之歲及與人書帖之年月非獨于張懷瓘黃長睿諸人有所糾正卽史傳之差誤亦因是而得之其用心可謂密矣夫古人不易言知也而善論其世而已于並世之人事相涉者得其先後本末而一人之先後本末可因以定矣朝政之得失人材之進退得其梗概而一人之升沈與意氣之盛衰可推而見矣考羲之生平前則庾亮許其裁鑒後惟與殷浩相契獨深浩旣用事深爲引重遂有馳驅關隴之志時朝廷方用浩以擬桓溫羲之固知其非溫敵也然使浩不求度外之功自取覆敗溫雖內忿其因勢而抵熾亦不至若是速也浩敗于姚襄而溫之威名盛于平蜀廢浩之事行溫勢益專而廢立之禍見

矣此羲之所以深阻北伐之師而太息于殷生之見廢也誓墓之作當殷浩廢而王述代爲揚州之年豈非以同志摧阻不復有意于當世耶然非鈞校年月得其情事亦安知其非宴安江沱之人而以一藝名後世者哉吾故以通甫之用心爲不可及也昔曾子固作臨川墨池記以爲羲之不可強以仕而極東方出滄海又嘗徜徉肆恣而自休于此似未詳其曾守臨川者則是譜也亦可補曾記之缺云咸豐五年五月聊城楊以增序

右軍年譜

山陽魯一同編次

丁晉懷帝永嘉元年 羲之生

本傳羲之卒年五十九不箸所卒何年惟右軍集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時年五十有三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書溯當生于惠帝光熙元年丙寅卒于哀帝興寧二年甲子考永和盡于十二年不當有十四年決爲僞託

不足據證

筆陣圖云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石經書時惟桓溫嘗一入洛旋即敗退逸少當官無軍旅之任不當無故游踪至

洛亦僞託

羊欣筆陣圖則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敘據此上推當生于

元帝太興四年辛巳其明年爲永昌元年周覲已死逸少裁及週歲何得有十三歲謁覲之事元敬親師大令乃不悉其家世其所差繆至十餘年

斯可怪焉至唐張懷瓘作書斷始謂羲之升平五年卒則當生于太安二年癸亥東觀餘論廣川書跋皆用其說然考本集有桓公以江州還臺帖桓溫自江陵入朝乃興寧二年七月事其移鎮姑孰則在興寧三年二月于是固讓內錄遙領揚州故謂之還臺升平以前未嘗有還臺事也再考郗曇卒子升平五年而郗愔傳載愔自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世說又載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議論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愼終之好民所不取詳其年月許後曇卒王又後許優游盛于當年周旋稱其疇昔進退相準不當與重熙同年殂謝稔矣

又書斷載王洽升平三年卒年四十三

按洽本傳升平二年卒年三十六

王恬升平五年

卒年三十六恬實洽兄既後凋年乃謝弟凡此之類牴牾甚明何必右軍獨爲可據相傳十七帖云乃逸少與周益州歷代鑒別殆無異論中一帖云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益州名撫鎮蜀二十年按史稱三十年考永和三年減蜀下至興寧三年劣得二十年則三十爲未審卒于興寧二年六月據此則年垂耳順正五十九歲逸少之卒又不得至興寧三年之後矣故援證諸帖推尋紀傳斷以永嘉元年爲公生之歲是年琅琊王睿鎮建鄴按右軍父曠爲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倡議與諸王相隨南渡推尋誓墓之文夙遘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躬則曠當不究其年

戊辰二年 二歲

己巳三年 三歲

庚午 四年 四歲

辛未 五年 五歲

壬申 六年 六歲

癸酉 愍帝建興元年 七歲始學書見筆勢傳是年懷帝見弒太子業卽位于

長安以琅琊王睿爲左丞相

甲戌 二年 八歲

乙亥 三年 九歲

丙子 四年 十歲是年劉曜陷長安帝出降丞相睿移檄北征

丁丑 元帝建武元年 十一歲是年丞相睿卽晉王位于建康

戊寅 太興元年 十二歲筆勢傳云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論于曠枕中竊而

讀之曠曰汝何來吾所數也羲之笑而不答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筆法未能曉解縱獲父教恐復不能祕惜曠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願早授之使得成人已爲暮學曠語以大綱羲之學功日進

又羲之年十二衛夫人一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也近觀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矣

己卯 二年 十三歲本傳羲之幼訥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由是知名

庚辰 三年 十四歲

辛巳 四年 十五歲

壬午 永昌元年 十六歲是年徵郗鑒爲領軍將軍 本傳太尉郗鑒使門生

求女壻于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耶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按郗鑒咸康四年始爲太尉此乃追書之 王氏譜曰郗夫人名璿字子房 是年王敦反寇長沙三月據石頭殺戴淵周顛帝崩太子紹卽位王導輔政

未癸 明帝太寧元年 十七歲是年王敦移屯姑孰王導爲司徒 本傳深爲

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

申甲 二年 十八歲是年敦復反帝親征之敦死封郗鑒高平縣侯

西乙 三年 十九歲是年明帝崩太子衍立王導卞壺庾亮輔政

丙戌 成帝咸和元年 二十歲

丁亥 二年 二十一歲是年十一月蘇峻祖約舉兵反

戊子 三年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是年溫嶠陶侃討峻斬之

己丑 四年 二十三歲

庚寅 五年 二十四歲是年陶侃鎮武昌

辛卯 六年 二十五歲

壬辰 七年 二十六歲

癸巳 八年 二十七歲

甲午 九年 二十八歲是年陶侃卒庾亮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進號

征西將軍鎮武昌 本傳起家祕書郎庾亮請爲參軍嘗以章草答庾亮

亮弟翼深加歎服因與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狼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按逸少爲祕書郎不知在何時 晉中興書義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按此當在爲祕書郎之後征西參軍之前史不具 世說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君家宛陵宛陵謂述也按述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再按康帝紀咸和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正庾亮鎮武昌之歲想逸少爲臨川亦其時也

乙未 咸康元年 二十九歲

丙申 二年 三十歲

丁酉 三年 三十一歲

戊戌 四年 三十二歲是年王導爲丞相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

右軍集報殷浩書云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納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按本紀是年六月改司徒爲丞相以太傅王導爲之右軍書語謂此時也當琅琊渡江賴王氏以立國淮南首倡大謀茂宏處仲分筦內外領軍衛軍侍中光祿並居清要宗族羣從二十餘人參與朝列逸少其時裁作祕書郎會稽王友一守小郡去參征幕不樂廊廟發于信誓豈直棲心皓素澹懷圭組哉原王氏之盛也遭遇江左草創君臣綢繆悉心委託家門上下並蒙殊寵忠勤勳幹固有可言然而太陽至于降尊百僚議其私敬雖深自謙抑而有識固已懼矣永昌犯順訟導爲詞導之忠款中外共亮然而衅肇于刁劉禍延于周戴推原心跡渠無介介平南

逸少叔父忠雅素稱譙王之死親承逆愾比于錢沈有何殊異凡百舉動
豈逸少之所肆哉曩令于湖遂其悖節京師盡其兵勢天下且以導廡爲
能明目張膽不無賴而生乎屬金行未燿凶醜再夷成彼周召之勳無負
顧託之重而門戶之見鞅鞅未除元規作鎮內不能平幾遘嫌衅蓋孔門
之論君子未仁積微成章積章成鉅微卻啓于障扇鉅釁成乎貽鳩將史
宮府爲之乖異賢戚因而喪心逸少慨然遠鑒託誠征府遠彊盛之勢銷
形跡之嫌內明素正之懷外藉調和之美可謂貞志淵識皜然獨邁者也
觀彼誓墓之文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亦足明念
亂之本懷識處躬之大節而世不察謂志在名山滄濟是猶求焦明于藪
澤喻羲曜于槃燭烏足測其標舉睹其光潔者哉 世說庾太尉在武昌

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諸君少住老子于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頽逸少答曰惟邱壑獨存

己亥 五年 三十三歲是年七月王導卒八月郗鑒卒 以庾冰爲揚州刺史

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冰辟謝安下郡縣敦逼赴召月餘告歸 謝安傳嘗與羲之共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按史載此于安爲尙書僕射後時羲之已歿故當在此年也

庚子 六年 三十四歲是年正月庾亮卒 本傳參庾亮軍累遷長史亮臨終

上疏稱羲之清貴有裁鑒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七年 丑辛 三十五歲有敬倫帖按王劭字敬倫導第五子歷東陽太守吏部

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遷吏部尙書尙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

軍吳國內史帖云九月三日羲之報敬倫遮諸人去晦祥禪情以酸割念

卿傷切諸人豈可堪處按去晦者八月晦也導以五年七月庚申薨再期

大祥逾月而禪故以七年八月晦日禪也遮當是小字導六子悅恬洽協

劭蒼次遮于敬倫遮豈蒼耶 又有遮何日西帖 又一帖庾雖疾篤謂

必得治力豈圖凶問奄至痛惋情深半年之中禍毒至此尋念相摧不能

已已況弟清當作情何可任遮等荼毒殆一作備盡當可忍視言之酸心奈何

奈何按庚元規以六年正月薨距茂宏道徽之歿相去半年茂宏逸少從伯國之宗祏道徽婦翁元規府主並有知己之感故其辭氣悽酸如此蒼爲茂宏幼子遮荼毒備盡當謂是矣

劉孝標新語注蒼別字小奴似不當再字遮然王珣小字法護亦字阿瓜

此之兩字何不可耶此帖當係六年以類附于此

壬寅八年 三十六歲是年帝崩琅琊王岳卽位

癸卯 康帝建元元年 三十七歲是年詔議經略中原庾翼移鎮襄陽有一昨

得安西書帖 稚恭遂進鎮帖 按翼鎮荊州以石虎衰暴婁表北伐康

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帖云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

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則逸少所見之表卽論北伐事稚恭此舉朝

論異同故逸少亦謂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言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

剋定有期則始同羣議而終以爲當然矣翼嘗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張駿並請師期觀其廣農蓄穀綏來招納之宜陳甲彎弧經略深遠之致若天假之年奮其絕足乘石羯之內亂屬兩隅之向風必當汜掃園陵廓清河朔豈與夫殷淵源謝豫州同日而語哉逸少遠識洞鑒于殷謝懃懃誠諫而深注安西期以剋定抑有繇已

甲辰

二年 三十八歲獻之生

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獻之以太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書斷及東觀餘論云獻之太元十一年

卒年四十三皆當生於此年

按法書要錄有與郗家論婚書上云敢致書司空高平郗

公足下下云子敬少有清譽云云子敬生時距司空歿已六年其爲僞託

居然可見且書中稱謂乖錯脫謬前人了無糾正斯爲疏矣

在世說郗司空在北府桓宣

武惡其居兵權謂郗方同也或據此謂論婚書所云司空當指郗不知情至太元中方徵謂司空不拜旋卒若羲之存時情正作黃門侍郎臨海太

耳守是年以謝尙爲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

陽 秋帝崩太子聃卽位

巳乙 穆帝永和元年 三十九歲是年詔會稽王昱錄尙書六條事 庾翼卒

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午丙 二年 四十歲是年以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錄尙書六條事與會稽

王昱輔政 三月以前司徒左長史殷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 本傳

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郎吏部尙書皆不就後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乃遺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

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義之報書略云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卒用爲護軍逸少志存仇敵義在折衝向平婚嫁之志故是有託而逃而朝廷投之散職近是違材易務矣苦求外出不數年而棄郡優游東土豈其心乎 是年十一月桓溫率征虜將軍周撫等伐蜀帖云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復是大事速送袍來

未丁

三年 四十一歲是年桓溫克成都以周撫督梁州諸軍事遷平西將軍

益州刺史按右軍十七帖黃伯思以爲皆與周益州書楊慎四川總志載

十七邛竹諸葛譙周山川諸奇講堂嚴君平鹽井八帖爲與周益州其旃
屬胡桃帖亦似與益州也撫名父之子而爲王氏私人咸和初王導又嘗
以撫爲從事中郎又從溫嶠討平蘇峻咸和四年遷監沔北軍事鎮襄陽
明年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建
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毋邱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尋進征虜將軍
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從溫伐蜀帖云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卽日
得足下書爲慰郗司馬者謂郗曇簡文帝以咸康六年進撫軍將軍引曇
爲司馬此帖雖與益州乃在未入蜀之前若撫旣入蜀曇不復爲撫軍司
馬且曇不得至蜀與書意未合也 一帖云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按
草法或云是顯然考蜀志有諸葛顯顯父攀攀父喬喬瑾次子也瞻未生

前瑾命喬入蜀爲亮後恪旣族攀仍後瑾至顯乃與瞻孫京同移河東華陽國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預廖化諸葛顯等于東下至元帝建武元年蓋五十四年右軍故及見之

此用安吳包氏說惟包氏以平蜀一明年至建武元年爲五十二年誤

帖云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是時有龍驤將軍朱壽與撫同平益州處仁當其字也 一帖云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

遠宦足下兼懷按咸和五年陶侃鎮武昌撫奔武昌侃方在鎮其遷建威監巴東刺益州正當二庾相繼作鎮時逸少以咸和九年參庾亮軍事遷長史時必與撫周旋所謂武昌諸子蓋征西幕中若殷淵源庾稚恭王修齡范立平之徒又孟嘉亦嘗在庾武昌幕孫盛嘗爲庾公記室參軍爾時

南樓嘯詠才俊如林

安吳包氏十七帖疏證武昌謂陶士行十七子九子舊史有名撫妹士行子婦也故云兼體亦存一說

又亮子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年十五嘗以書諫庾翼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巖爲丹楊尹帖中所謂庾丹楊也

申戊

四年 四十二歲是年以謝尙爲安西將軍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十二

月寫樂毅論 按通鑒以逸少爲護軍在此年

四

五年 四十三歲是年四月右虎死子世嗣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朝廷

欲綏輯河洛以王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胡之字修齡故有風

眩疾固辭未行而卒有司州供給寥落帖 太常司州領軍諸人帖帖云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福云云是年六

月桓溫屯安陸遣諸將討河北七月褚裒進彭城遣部將王龕李邁及石

遵將李農戰於代陂王師敗績此云或復是福若先見矣 又適太常司

州領

或作鎮

軍諸人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爲平復此慶慶可言餘親親皆

佳大奴比還吳也冀或見之按王彪之傳遷尙書僕射不拜徙太常領崇

德衛尉王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

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徵拜領軍蒼字敬文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

吳國內史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尙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

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據此諸傳則太常爲

彪之司州爲胡之領軍爲洽

王劭亦嘗領中領軍

鎮軍則蒼又世說王敬倫風姿似

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

劭小字也一帖云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惟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

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云云按此帖

舊亦以爲與周益州修載名者之王廙之子胡之之弟爲鄱陽太守故云
在遠此與司州供給帖爲一時事矣 是年以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兗二
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

庚戌 六年 四十四歲是年正月加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
假節十二月免蔡謨爲庶人

辛亥 七年 四十五歲自護軍出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有辭郡帖 恭命帖
殊遇帖 會稽帖 此郡帖凡在郡論事諸帖 如上虞縣事諸暨
餘姚諸帖皆是 皆在後

四年中但不可殊晰耳 本傳爲會稽不箸何年知者按王述傳出補臨
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穆帝
紀永和十年二月廢揚州刺史殷浩爲庶人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

刺史據此上推則述之居憂去職當在今年逸少代述故知爲會稽在此

年也

壬子

八年 四十六歲是年三月使北中郎將荀羨鎮淮陰

據帝紀按羨傳鎮淮陰下邳在免蔡

誤之先當移前二年

四月安西將軍謝尙帥姚襄與張遇戰于許昌之誠橋王師敗

績八月中軍將軍殷浩帥衆北伐次泗口有諫殷浩北伐書此書本集未載殷侯

帖

癸丑

九年 四十七歲是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等四十一人修禊於山陰

之蘭亭揮豪製敍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須筆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

字同時會者司徒陳郡謝安

司瑯琊王當作友

司徒左西屬陳郡謝萬

左司馬

太原孫綽

行參軍徐豐之

前餘姚令太原孫統

王凝之王宿之

廣漢王彬之 王徽之 陳郡袁嶠之以上並魏之十一人各散騎常侍

高平郗曇 前參軍王豐之 前上虞令華茂 潁川庾友 鎮軍司馬

虞說 郡功曹魏滂 郡五官佐謝懌一作潁川庾蘊 前中軍參軍孫

嗣 行參軍曹茂之 徐州西平曹華一作曹榮陽桓偉 王元之 太

原王蘊之 王渙之以上十五篇成侍郎謝瑰 鎮國大將軍掾卞迪 行參

軍事印邱髦 王獻之 行將軍羊模 參軍孔熾 參軍劉密 山陰

令虞谷 府功曹勞夷 府主簿后綿一作前長岑令華者 前餘姚令

謝滕 府主簿任儼一作任城呂系 任城呂本 彭城曹禮一作

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按何延之蘭亭宋桑世昌蘭亭考引李兼一條

云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敘王師乾右軍祠堂碑云右軍

自內史後峻誓墳塋捐棄龜組曲水蘭亭自爲之敘黃長睿東觀餘論云
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所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
晉書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之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
志讌集山陰之蘭亭爲之敘以申其志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居
時也兼按通鑒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之爲護軍八年羲之
遺殷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太守當作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十一年三
月羲之稱疾去郡以此推之永和九年其時爲會稽內史無可疑者晉書
旣脫略羊欣王師乾所記皆舛黃長睿號該洽嘗跋右軍破羌帖云永和
十二年去會稽郡已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牴牾有不可解
右軍生于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歿于穆帝五年辛酉蘭亭之遊時年正五

十有一云云一同按李氏此論亦仍舊說與書斷書跋皆同辨已見前至
謂黃氏自相牴牾則東觀餘論無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之語循究晉
書亦未嘗指蘭亭爲右軍隱居時事且謂右軍卒于穆帝五年穆帝下脫

升平二字嫌是永和疏脫甚矣恐當誤後生故附辨于此

書苑精華載白雲先生筆訣末

署云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按羲之爲右軍將軍非右將
軍晉有左右前後四將軍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將軍四將軍四軍將

軍品卑此記恐未足據是年四月以安西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有與尚書僕射謝

尚書 本傳羲之爲會稽時東土饑荒輒開倉振貸朝廷賦役繁重吳會

尤甚羲之每上書爭之事多見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云云按逸少去

會稽在永和十一年三月此時謝安尚在東山安爲僕射在孝武之初何

得逸少尚存正爲謝尚固無疑焉 十月中軍將軍殷浩進次山桑使平

北將軍姚襄爲先鋒襄叛反擊浩浩退保譙城十一月浩使劉啓王彬之
討襄復爲襄所敗有與會稽王賤陳殷浩不宜北伐 又與殷浩書諫再

舉北伐事

二書見本傳

又帖云得孔彭祖十七日具問爲慰

孔彭祖名巖時爲殷浩揚州別駕

云襄徑還蠡是反善之誠也于殷必得速還無復道路之憂又云得豫章
書爲慰想以具問昨得都十七日書賊徑還蠡臺不攻譙是其反善之誠
也想殷生得過此者猶令人憂期諸處分猶未定羊參軍旦夕至也按晉
書載記姚弋仲以永和七年遣使請降八年卒子襄南奔晉處襄于譙城
遣五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尙于壽春尙去仗衛幅巾以待之
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殷浩憚
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客皆推誠告實浩潛遣將軍魏憬襲

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浩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遣使建鄴罪狀殷浩並自陳謝據此襄之背叛乃浩激成之浩力小任重駕馭乖方逸少深所歎惋至于再四其與會稽賤略云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與殷書云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又云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反復開譬可謂極拳拳之忠謀而當時朝論務求度外之功以抗拒上游連年喪敗

公私騷驛卒使權臣得所藉口東陽放棄事不由中太阿假于雄藩強枝披其弱幹江左不振職此之由曩令簡文納其嘉謨淵源捐其忿介將相和同無生嫌衅溫雖雄很未有窺覲之漸也石氏內亂羌姚輸誠興復之機無逾此日誠如逸少本謀先固根本因循所長然後撫輯士衆招揖河洛連綴關輔縱不百勝規撫所及或未易量卽萬萬不然亦未至離披若斯之甚也彼其言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揆厥深衷此語當桓氏矣咸康之始釁生王庾永和之世憂在殷桓小國多門斯亡無日殷勲彌縫冀隆大業渡江名賢識此蓋鮮安石少宏雅量遂隆孝武之業而洞達斯同勤實猶遜率斯以談逸少卓犖偉抱政當于北土求之未知于叔于輩何如耳過江以還所未

有也 又有郡荒帖 斷酒帖 增運帖增運帖略云吾于時地甚卑疏
致言誠不易然以在大臣之末要爲居時任豈可坐視危難今更極言于
相並與殷謝書皆封示卿勿廣宣之于人皆謂盡當今事宜直恐不能行
耳相謂會稽王殷謝書卽前書矣

寅甲 十年 四十八歲是年二月桓溫帥師伐關中 廢殷浩爲庶人以前會

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有與孔彭祖帖云殷廢責事便行也歎悵無已
蓋浩廢後致孔歎吾謀不用卒至偵蹶 四月桓溫及苻健子萇戰于藍
田大敗之 六月苻健將苻雄悉衆及溫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九月糧
盡引還有渭南帖 方軌帖按二帖似與桓公帖云二十三日發至長安
云渭南患無他然云苻健衆尙七萬苟及最近雖衆由匹夫耳卽今尅此

一段不知歲終云何守之想勝才宏之自有方耳又云賊勢可見此云方軌萬萬如志但守之尙足令智者勞心此回書恆懷湯火處事不易豈惟公道前書計當藍田克捷之先言賊衆不足畏但克終爲難後書白鹿原敗喪之先言方軌如志不足喜但使賊守險不戰尙足使智者勞心推尋事理良繇糧運不繼利在速戰不利持久此之料事亦云奇中元規賞其裁鑒豈虛語也

乙卯

十一年 四十九歲三月稱病去郡有祭墓文 與吏部郎謝萬書

按謝萬傳

宋嘗爲吏部郎史不具

羊參軍帖帖云今又告誠先靈以文示足下感懷慟心蓋指

誓墓文也 本傳時驃騎將軍王述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

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

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掃待之如是累年而竟不顧深以爲恨及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嘗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尙書耳投老可得僕射再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曰內懷媿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于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按此蓋前史之陋竊推心迹以爲不然逸少清夷宏粹澹于榮利何獨懷祖不能相容橫生嫌衅觀其本集有與王會稽借人書當時懷祖外惟彪之敬文嘗爲會稽乃其羣從兄弟不當云王會稽明爲懷祖審矣又一帖云懷祖可呼賀祭酒俱似與懷祖有所要約何

云頓絕周旋哉當殷桓水火移書苦諫欲畫廉藺于屏風往事幾何不當明于責人懷祖雖頗傷躁急既躋重位深用柔克無奔憤詬面壁終日又何與逸少獨介介也且逸少以超世邁往之姿值始興當國以家門過盛深懷沈默淵源枋用舉爲護軍始迴尙平之志欲馳驅關隴巴蜀宣國威于無外此之未展乃苦求小郡回翔而已會稽之授舍逸就勞固已非其本志曩令少改從容之適奮其才譽藉文獻之門伐倚高平之葭葦出征西之麾幕赴機蹈會不出數年可以超總大藩入參機要乃以投老之年與藍田區區計較榮位遷怒燕翼取笑時賢爲世林婆娑之事乎原其解組志非一朝中興以來處內外之任者非驕悍陸梁則虛廢迂遠罔有深謀大度而疲竭根本欲以一隅經緯天下既上游代有強翰朝廷軍食專

倚東南賦役繁重饑荒相仍觀其與仁祖陳說逋滯振荒斷酒務崇寬約
因循更始爲不可拔之計雖時獲允納猶十一不舉懷祖繼以嚴峻苛察
之政檢對煩複文符披猖而事已屈于當權不能俯順同異重傷本懷茲
所以深用歎悔決不終日者也具其言曰若風教可宏令忠著于上義行
于下雖古之逸士亦將眷然觀頌舉厝君子之道盡矣推原乃心可謂明
白審矣夫載筆纂言非識罔濟蘭亭嘯詠風流千載乃謂逸少自媿季倫
陋識謫言莫斯爲甚至如王濟癡叔時望歸之公輔懷祖躁急初譽亦云
沈靜載記之體蓋如斯乎 是年進豫州刺史謝尙督并冀幽三州諸軍
事鎮西將軍鎮馬頭

丙辰十二年 五十歲是年三月姚襄入于許昌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以討

之溫及襄戰于伊水大敗之襄走平陽使毛穆之等鎮洛陽 十月慕容

恪攻段龔于廣固荀羨救之有羌賊故在許下帖 九日帖 破羌帖

伏想清和帖 荀侯帖羌賊帖云昨暮得無奔阿萬此月二日書甚近清

和耳羌賊故在許下自當了也桓公未有行曰阿萬定缺吳興按此帖當

在是年三月桓溫受命征討之後無奔謂謝奕時爲溫司馬阿萬謂謝萬

時爲吳興太守 九日帖者是年九月九日也時溫已破襄而書云久當

至洛告捷尙未至當陽去月九日書者溫自江陵北伐路出當陽運遲可

憂者按溫北伐者三白鹿原之戰以軍糧不屬而退枋頭之戰以軍糧竭

盡而敗惟伊水之戰僅而獲濟入洛之後不能久留當亦糧運不繼故爾

蔡公者蔡謨也謨遷司徒不拜以忤旨廢永和十二年卒正當此時史不

箸卒月當在秋冬之際仁祖委篤者溫平洛陽疏請謝尙爲都督司州諸
軍事將鎮洛陽病不行 破羌帖王略始及舊都及仁祖小差云云正一
時事 清和帖桓公十月末書爲慰云所在荒甚可憂又在破羌帖後殷
生數問北事勢謂浩也想安西以至能數面不或云頓歷陽爾耶張氏溥
以安西爲庾稚恭竊謂得安西六日書爲庾安西此乃謝安西也知者稚
恭爲安西將軍時溫方爲徐州刺史名望未著與書中稱桓公不合翼鎮
襄陽溫雖贊成其計未嘗相從共事又翼未嘗鎮歷陽故知非庾安西也
尙始以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溫欲有中原使尙率衆向壽春進
號安西永西和中拜尙書僕射出督江西淮南諸軍事鎮歷陽如故進號
鎮西鎮壽陽溫平洛陽請督司州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卒于歷

陽與此帖事正合 荀侯帖遠近清和士人平安荀侯定住下邳復遣軍

下城此間民事智愚長歎乃亦無所隱云云按荀羨初鎮下邳在永和六

年逸少未至會稽之先至十二年救段龔不及復還下邳定住云者遙度

未必之詞此間民事此會稽也又有荀侯佳不帖 又得謝范六日書帖

虞義興帖二帖皆言敗姚襄事 還鎮帖 官舍帖 中夏感懷皆言謝

仁祖事 又運民帖即前所云運遲可憂也按升平三年三月甲辰詔以

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以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所謂運民正當

似此時逸少已去會稽而拳拳軍國益信去郡非如論者云云矣 是年

五月寫畫像讚及黃庭經黃伯思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真帖為逸少書

僕嘗考之非也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

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
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
始濟浙江遇風飄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
年卒是年歲在辛酉

此仍張氏舊說

後三年卽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

少豫書之又梁虞龢論書表及晉書本傳著道士贈鵝事皆言道德經未
嘗言黃庭也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
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箸真誥前未之考耳至唐張懷瓘作
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云云

廣川書跋
幾之自寫

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又云開元中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真行惟
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爲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

傳今所得其真按此又一異說王氏法書苑駁之云伯思之論似若詳悉以

予考之書黃庭經換鵝與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此最失于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眞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卽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傳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三

此當是二字之譌今年五月

黃庭亦作十二年

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與小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伯思謂與梁武啓在箸眞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于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聞王右軍精于草隸而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

翰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爲的據也云云王氏琦李太白詩注曰按白氏六帖王羲之嘗見山陰道士有羣鵝求之乃邀右軍書黃庭經以換太平御覽引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山陰有道士養羣鵝羲之意甚悅道士云爲寫黃庭經當舉羣相贈仙傳拾遺山陰道士管霄霞籠鵝一雙遺羲之請書黃庭經卽謂仙傳拾遺或出于僞撰白氏六帖所引又不箸本自何書然太平御覽所引晉中興書則晉史之先鞭也豈亦不足信乎一同按右軍黃庭梁陳以來更無異論伯思首滋疑議鳳洲之駁琢崖之辨詳哉允矣且如褚遂良武平一徐浩韋述之流皆妙精鑒別親直祕府中禁西堂之晨億殿曝書之夕並睹真跡簡記燦然隱居啓事始謂黃庭告誓不審猶有存否後一啓卻云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

出給理前猶疑似之詞後則較然審矣當時年代匪遠內府寶惜等于球
圖梁武精鑒好文黃庭最其烜赫必無僞謬者焉

巳丁 升平元年 五十一歲是年五月謝尙卒以謝弈爲使持節都督兗豫冀

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 七月符堅將張平以并州降遂以爲

并州刺史 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爲尙書左僕射有旦夕都邑動靜帖

帖云州將桓公者按桓溫傳選尙南康公主襲爵萬寧男除琅琊太守遷

徐州刺史逸少琅琊人故稱桓爲州將舊以具時州將爲句殊未然無弈外任數書問

無他者按謝弈傳從兄尙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弈立行有素

必能嗣尙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正謂此時仁祖日往日本集作非

言尋悲酸者時仁祖卒已逾月舊以此爲與周益又一帖君頃復何以散

州書亦無可證據

懷鐵云秋當解褐行復分張想君比爾快爲樂彥仁書云仁祖家欲至蕪湖單弱令傳何所成君書得載停郡迎喪甚事宜但異域之乖素已不可言何時可得發鐵者安石之弟爲永嘉太守故云解褐仁祖卒于歷陽此言喪樞欲至蕪湖也 太常帖云太常故患胛灸愈體中可耳僕射事已行以表讓未知恕不此正指彪之由太常爲僕射事 是年慕容雋徙都鄴帖云義興何似懸情慕容遂來據鄴可深憂當此時也

戊午

二年 五十二歲是年三月慕容雋陷冀州諸郡詔安西將軍謝奔北中

郎將荀羨北伐 六月并州刺史張平爲苻堅所逼帥衆三千奔于平陽

堅追敗之 八月謝奔卒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持節監司豫冀

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以散騎常侍郗曇爲北中郎將持節都督徐兗

青冀幽五州軍事徐克二州刺史 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雋戰

于山莊敗績有與桓公賤 誠謝萬書按本傳萬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

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以下安無不慰勉謂萬

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不

能從以至潰散萬雖才器雋秀早獲時名而綜物應務非其所堪逸少致

賤宣武謂是違才易務其誠萬曰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甘則盡善矣食

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

高大旨哉言乎古人命將應敵觀其辭氣舉動便知了濟進止尺寸之間

儲材竹木之細昔桓公以竹馬而鄙淵源郗超以履屐而知幼度豈有居

總統之任當一面之寄而邁往不屑欲以矜簡之韻驅策羣流欲無狼狽

胡可幸也世說萬自壽春敗後與右軍書慚負宿願右軍答曰此禹湯之戒昔以虛談戒安今以積小規萬逸少之于二謝可謂苦口利病用與不用便爲優劣者也 又一帖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荀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耳吾至無賴行剋候疾患想當轉佳耳若熙自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當在此時而本集失載按張平本石氏并州刺史降苻秦爲大將軍冀州牧去年降晉據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夷夏十餘萬戶拜置征鎮欲與燕秦爲敵國已而復降秦降燕蓋反復梟桀此云不立勢向河南者恐其侵軼再按郗曇傳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爲羨軍司羨徵還始除北中郎將都督刺史荀羨傳以疾篤解職後除

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據此則羨既疾篤始蒙徵還而以軍任授曇曇既總統羨豈在軍而本紀于升平二年十月有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雋戰于山荏一事此時羨當綿悞且久去軍中本紀爲不核矣帖中荀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正是指羨疾篤徵還讓職不拜事豈有歲終月窮方與雋將賈堅決戰之理當據以正本紀

之誤

通鑿注引燕書及載史亦以山荏之戰在升平二年十二月而疑八月曇爲軍司未爲刺然惟燕書繫此事于十二月而載記固未繫

月也又羨傳卒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敬和亦二年卒則羨卒之年無可疑者疾篤解職後始除右軍望文

生義固非旬月間事也

是年出王彪之爲會稽內史有向亦得萬書帖

賢室委頓

帖帖云向亦得萬書委曲備悉使人慨然見足下乃悉叔虎剋昨發月半

略略必至未見勞參軍

知賢室委頓何以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

廿四日亦得叔虎廿二日書云新年乃得發云云按晉書彪之字叔武唐人諱虎爲武萬者謝萬也彪之傳簡文爲相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迹以忤桓溫免左降爲尙書頃之復爲僕射再按哀紀興寧三年帝崩廢帝卽位是年冬以前會稽內史王彪之爲尙書僕射

據是上推八年當升平二年是彪之爲會稽之年

溫免彪之在鎮姑孰之後亦興寧三年事所推

皆同前一年冬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爲尙書僕射時羲之免郡家於會稽

故遲叔虎來也 王洽卒有羣從凋落將盡帖帖云和方左右時務敬和

洽字也

己未三年 五十三歲是年十月慕容雋東阿遣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

郎將郗曇次高平以擊之王師敗績有萬石帖帖云適萬石去月五日書

爲慰尋得彭祖送萬九日露版再破賊有所獲想足摧寇越逸之勢萬本傳無破賊事想亦嘗有小勝史不具耶 又一帖云云停雲子代萬頃桓公至今令荀臨淮權領其府雲子桓雲字蓋謝萬敗後欲使雲領其衆而不果荀臨淮名序荀崧之弟子權領事史無聞

申庚

四年 五十四歲是年桓雲卒有雲子暴霍亂帖 謝安爲桓溫司馬有

謝司馬帖 又一帖云上流近問不竟何日卽路謝定出居內所宏故重

按本傳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安卒于太元十年乙酉年

六十六上推本年正得四十一歲謝萬敗退正當上年之冬故知爲司馬

在此年也居內所宏故重者以謝才望當處朝廷而棄之征募非逸少意

酉辛

五年 五十五歲是年郝曇卒 二月以鎮軍將軍范汪爲都督青兗徐

冀幽五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有與謝萬書云若治風教可

宏今

當是
令字

忠著于上義行于下雖古之逸士亦將眷然况下此者觀頃舉

厝君子之道盡矣今得護軍還君屈以伸時立平頃命朝有君子曉然復
謂有容足地常如前者雖患九天不可階九地無所逃何論于世路萬石

僕雖不敏不能期之以道義豈苟且豈苟且若復以此進退直是利動之
徒耳所不忍爲按范汪傳汪字立平辟司空郗鑒掾參征西庾亮軍事徵
拜中書侍郎桓溫代翼爲荊州以爲安西長史辭溫還京溫甚焉簡文作
相甚相親重除都督安北將軍據此逸少與立平有幕僚之舊觀其諫翼
北伐及不同桓宣武信自守奇士朝有君子不其然乎卒以忤溫廢爲庶

人又有范公帖 范生帖似皆謂立平也

戊壬 哀帝隆和元年 五十六歲有賀表臣羲之言伏維陛下天縱聖哲德齊

二儀應期承運踐登大祚普天率土莫不同慶臣抱疾遐外不獲隨例瞻望宸極屏管一隅臣羲之言按哀以琅琊入繼大統故表云然若康帝奉顯宗命爲嗣與此表少不相應且其時逸少方刺江州職在藩條何得云抱疾遐外也據此益知卒於辛酉之說爲張氏臆斷也 又一帖得司州十六日書諸疾患至憂之至深矣有斷未想桓公數便亦知謝生大得情和至慰安以當至吳興遲見之也按謝安傳桓溫請爲司馬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求牋歸尋除吳興太守再考溫傳伊水戰後至隆和初溫上疏欲還都洛陽卽謝傳所謂溫當北征時也帖中司州謂謝萬萬監司豫故亦得稱司州非王胡之之司州也諸疾患至謂萬病也謝生大得情和

溫喜安至歡笑竟日間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意謂桓重安也以當至吳興者萬由吳興監司豫安後復爲吳興太守故當以言爲家矣又帖云聞眞長知吳興想必如意眞長謂劉惔惔妹爲謝安妻此吳興謂安也

亥癸興寧元年 五十七歲是年四月慕容暉寇滎陽五月陷密城有慕容乃抄梁下帖

子甲二年 五十八歲有桓公以江州還臺帖按興寧元年加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五月以溫爲揚州牧諭溫入朝不從七月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又使尙書車灌止之溫遂居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明年三月移鎮姑孰江州還臺謂此時也

跋

嘗觀王右軍報殷浩書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及誦其誓墓之文遠維老氏周任之誠意其爲人必且沖夷宏放棲心元邈與人事漠不一接反復貫究它所酬答拳拳軍國之謀綜物應務有不然者登冶城則戒虛談而黜浮文致會稽則圖根立而謀終始至于郡荒斷酒備形楮翰原其本末右軍迺以卓識偉抱用小其材重以內憂方始斯亡無日捐棄龜組東土優遊固已非其心矣史氏讚論未能綜核微隱而專美絀素是猶廣附贅於七尺誇槃輝於二曜徒申一己之私慕無當論古之豪曠者也吾友魯君通甫博覽羣籍手披口畫十有餘年嘗爲斯譜其鈎校年月糾定譌謬多搜古人之遁義手以示余讀而偉之官事多暇詳加繙校贊其付梓

蓋既以重右軍之爲人而因以歎通甫之先得我心不使古人宏襟大用晦
晦于無窮也咸豐五年仲秋之月鉛山熊嘉澍書後

蘇東坡贊公少入翰林歐公二公之中一曰之其意蓋當古之宏襟大用也
棄歸蘇東土猶獲國已非其心矣史九種錄未詳其詳蓋蘇公之美其意蓋
蘇公與其本末亦軍國以卓然於世小其情實以內憂寸割而之其日附
命其明無私難而臨筆文並會醫使國與立而蘇公合至干淮源復其國
人車莫不一對以書買矣寸浪離者拳拳軍國之氣其意蓋蘇公不然而其
其其善墓之文善其志凡風君之氣氣凡爲人心且中其意其意其心其意其
曾雖王古軍其意其書其來自其意其直王亦其意其果其內其書其不其之
其

叢談

羲之七子晉書本傳載其五立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本集與郗家論婚書傳其六立之凝之下有肅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王氏凝操徽渙獻書蹟俱載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王元美云長睿以渙之爲右軍子當有的據可補史傳之缺王氏譜云徽之右軍第五子操之字子重右軍第六子則七子次序當曰立之凝之

字叔平本傳不載見王氏譜

肅之渙之徽之操之獻之立之善草行見羊欣能書

人名

延期帖云十一月十三日告期等下云阿耶告知告姜帖亦有耶告字七子中不知期姜是何人小字

書斷引虞龢云謝靈運子敬之甥故能書特多王法按虞龢論書表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張氏引虞脫其三字所失遂遠世說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其美劉孝標云劉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據此則靈運乃瑾甥也

孔元舒在窮記郗夫人王羲之之妻也甚工書世說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耳眼未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耳眼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劉孝標注曰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卒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蓋右軍卒後三十餘年夫人尚在也按右軍帖云老婦頃疾篤救命又云賢姊大都轉差年衰疾久亦非可倉卒郗夫人素故善病而享大年知

珍攝之功矣

世說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叟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熟眠于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此事史載爲王允之考敦反時逸少年已十六不得云年減十歲也若年減十歲時元帝方爲丞相無緣有敦逆節事也史稱允之信矣右軍帖云想小大皆佳知賓猶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姊大都轉差然故有時嘔食不已此帖當與方回賓者賓郗超字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惟一小者尙未婚耳一女卽劉暢妻小者

謂獻之娶郗曇女名道茂生一女不育帖所云官奴小女是也新語注獻之
咸寧中尙餘姚公主與郗家離婚按晉年號有咸安寧康無咸寧獻之生于
建元二年歷永和升平隆和興寧太和太元至十三年而卒年四十五

此從新語

注若書斷則以爲十一年卒年孝標爲謬誤矣本傳以爲尙新安公主所傳

異詞帖云今內外孫有十六人按逸少諸孫楨之淳之靜之外孫劉瑾餘無
所聞也

誓墓文云夙遭閔凶母兄鞠育義之十二歲時父曠尙在想不久遂卒兄名
無聞帖云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膂計慈顏幽翳十三年而吾忽忽
不知堪臨始終不又云伏想嫂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
一集且悲且慰何指喻嫂疾至篤憂懷甚深穆松難爲情地又云建安靈柩

至慈蔭幽絕垂卅年

或云三十或云十三者蓋兄見背三十年其輩葬則十三年也以殤則云幽絕以葬則云幽翳

又云亡

嫂居長情所鍾奉始獲奉集冀遂至誠展其情願何圖至此未盈數旬奄見背棄情至乖喪莫此之甚兄子荼毒備嬰不可忍見又云用嫂背棄再周忌日大服終此晦感摧傷悼穆松垂祥除不可居處又云日月如馳嫂背棄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據此諸帖羲之兄當亦早逝不知云何停喪異地至十許年乃得迎柩周嫂奉集旋見背棄情辭摧崩翰札反復逸少至性孝友豈力有所不能或世故阻絕南北乖異卻不當云母兄鞠養也既蒙鞠養逸少少依丞相大將軍之重雖無臚仕清宦內外弗輟于時何乃不克奉迎曠年幽隔意所疑惑不得其故後乃卻悟亡嫂居長羲之殆非一兄當淮南渡江軍府初立公私搶攘伯兄于時遊宦建安卒厝

于此建安去建康二千餘里逸少解褐臨川年僅三十初時孤露櫬不時返
揆之事理未爲乖謬若祭墓所陳又是一人簡記無存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又一帖墳墓在臨川行欲改就吳中又吳興帖葬事不可倉卒在九月初云
云逸少先人自尙書郎正以上墓並在北在臨川者卽淮南太守曠之墓必
逸少爲太守時葬改就吳中則爲會稽內史時所遷葬也

右軍諸帖中有梅妹大都可行袁妹極得右散力又云梅妹可得袁妹腰痛
又云袁妹當來又云武妹小大佳也又道護帖有曹妹累散兒女不可爲心
想皆逸少諸女弟矣

帖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將無復理按玄之
早卒或謂此

世說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孝標注云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魏尚書何宴首獲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尋也王世懋曰六朝貴族每病輒云散動以爲佳蓋金石之毒也按右軍諸帖中尤屢見如云仁祖服石散一劑夏中感患散乃委頓比服寒食酒如似爲佳延期妹極得散力同動散卽佳爲慰安遠袁妹極得石散力野大以大近不復服散嘉賓得散力疾重而邇道長想當轉得散力德孝知足下散動護之冀以散力問慰想散患得差同上旦復服散行之同上知足下散勢小差昨紫石散未佳紫石散逸少雅好服食亦是性中一事也帖云方回遂舉爲侍中凡再見按晉書郗愔本傳無爲侍中事史不具當據此補之

郗新婦帖云李母猶小小不和伏想行平康按李名意如獻之保母善屬文能草書子敬嘗爲之志亦異人也郗新婦則子敬妻道茂

陶隱居答梁武啓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做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于逸少無復末年之譏按此說甚異當時止有張翼右軍自書表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又有張彭祖吳郡人官至龍驤將軍善隸書右軍每見其緘牘輒存而翫之二人可謂庶幾今宏景所云事同景響大令少承家學爰自勝衣每爲過庭所見稱許殆天授絕足而貞白以爲做此一人游

談無據殆不足採又逸少亡後子敬年果十七八不應官奴小女已及四歲此又一誤也

逸少體素多病見于諸帖中者不一而足如僕脚中不堪沈陰重痛不可言又云羲之脚不踐地十五年無由奉展是有脚疾也吾骹骼上下黨夏腰骨拘痛俛仰欲不得又云僕左邊大劇是有腰疾也吾腫得此霖雨轉劇又云僕近下數日勿勿腫劇是有腫疾也吾涉冬月便覺風動日日增甚又云風大動舉體急痛是有風疾也吾故苦心痛不得食又云胸中惡不欲食又云胸中淡悶干嘔食不可強是有胸膈疾也又云吾齟痛是有齒疾也至謂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雖雅好服食所謂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逸少固自言之矣

右軍諸帖中多方藥如陟釐丸紫石散女婁丸鷓鴣鷹嘴之類然莫精于疾
高難下治一語直探靈素之蘊故知右軍最深于醫

逸少書帖于當時人稱字稱官至親卑幼則稱小字惟于宣武屢稱桓公黃
伯思論來禽帖因謂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絕與書不當爾耳竊謂桓彞之死
溫年十五少于逸少六歲年輩相次後以尙主之重超居方鎮而逸少曾爲
護軍品居第二不當云遼絕也桓雖上游遙執朝權逸少譽貴骨鯁豈復苟
相媚悅自取輕賤原溫曾爲琅琊太守州將之義古人斯重特所加敬于義
爲宏若不緣此是趨勢謬恭有同庸璞者也蔡謨亦稱蔡公者謨年長逸少
二十六歲與茂宏年位均敵有同父執又先帝師傅服事累世出總方鎮入
躋台輔清德宿望無二于時禮加崇敬所以致其殊異自爾以降又有范公

阮公劉公馮公必皆耆德篤老古人稱謂不爲苟然亦立身行己之一端也
宋明帝文章志曰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他日見
獻之間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
那得知之也書家羲獻譬猶二曜繼明人情自憙輒相輕抑父子之間容無
排競果若所云悖理傷道比于晉史抑又甚焉良由有識好事推測各以性
之所近輕重率于胸懷高下隨其臆鑒文皇則揚羲而抑獻懷瓘則屈父而
伸子抑獻者斥同餓隸屈父者病其拘縛且如大令充悅何至比于枯槎右
軍龍虎豈謂未臻變化者也私論未鑿乃復假其兩世自相輕詆孫氏據爲
談說重病中令謂同面牆論古若斯豈達識乎

陳書世祖九王傳是時征北軍人子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軍將軍

王羲之書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祕府按曇于右軍同時年輩于其葬也已將真迹閉藏不待昭陵繭紙矣又王敬仁嘗求書右軍爲寫東方朔畫讚敬仁亡其母見平生所愛納棺中蓋當時爲人所寶貴如此

唐書藝文志有王羲之許先生傳一卷

溫州府志永嘉自東晉置郡爲之守者若王羲之謝靈運並以循吏稱有王謝祠在華蓋山下有五馬坊謂羲之守郡嘗控五馬出遊又萬歷舊志有墨池在墨池坊右軍臨池作書于此今在郡署東偏按羲之未嘗守永嘉而郡縣舊志皆承宋元數修之後必有所因又甌江逸志云溫州自百里坊至平陽時百里皆荷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于此又舊志載城北八里有華嚴山中有黃巖洞其石可爲硯右軍帖云近得華嚴石硯頗佳又引謝靈運與弟

書云聞道惡溪中九十九里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嘗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于石又云郭公山有富覽亭額乃右軍書字迹猶存竊考右軍止一守臨川入爲護軍于永和七年以右軍將軍出爲會稽內史凡五年去郡誓墓不出中間無緣守永嘉也惟郗愔遷黃門侍郎轉臨海太守臨海太寧中分置永嘉臨海治章安縣永嘉治永寧縣右軍帖云方回遂舉爲侍中不知卒行不比得其書云山海間民逃亡殊異永嘉乃以五百戶去深可憂深可憂似永嘉雖分郡或爲臨海兼攝而與會稽固判然也考逸少去郡之日正方回在郡之時爾時東游山海必嘗時至永嘉帖云吾前東周旋五千里所在皆爾況與方回優游爲樂凡諸名蹟皆所經涉無疑後人加以附會遂以山陰之寓公廁臨海之循吏不亦過乎

之... 右軍年譜終

右軍年譜終

(B)
908.1
4435
1936
v.4
no.9
~* 4
0376658

(B)
908.1
4435
1936
v.4
no.9
pt.4